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 
第四十三回 平西王守義卻歡娛 狄太君知情調兒媳

詩曰： 忠孝能行義必全，一心手持賽花緣；  
只因君母遵嚴命，權作和諧美鳳鸞。

當下狄爺一聞小丫頭說出許多絮絮叨叨之言，好不耐煩，喝聲：「小賤人，早間已說過本藩身心不快，候三天進房見你家小姐，因何你卻說此胡言，還不快些回去！」紫燕說：「千歲勿要動氣！並不是小丫頭自主來迎請千歲爺，是奉小姐差使來的。我想，既成夫婦，為何不見我小姐一面？今者小丫鬢定要千歲爺與小姐成雙了。」說罷伸手過來扯住狄爺的袍袖要走，那裡扯得動分毫。狄爺此時帶怒喝聲：「小賤人休得無禮，本藩跟前好不放肆，還不快走麼！」輕輕把他手一脫，紫燕叫痛哭起來。原來狄王爺力大手頭重，輕輕將小丫鬢手扒開，猶如板夾一般。此時這紫燕諒得千歲爺必然不肯進房，心中惱惱煩煩，拿回燈火急急進內去了。

此刻狄爺閉關書房門，心中煩悶說道：「本藩原不願與鳳姁成親，只因君母之命難違，無奈勉強奉旨，迎娶了他，立意不願與他同裳共枕。倘若與鳳姁盡了夫妻之禮，公主待本藩恩情何在？倒做了薄情不義之人，於情理上乃不合的。如今既遵了君親之命，迎娶了他。本又不相親，有誰談論的。」嘆了一聲：「鳳姁啊，你父親卻誤了你終身也！強奏聖上作主，要配著本藩，如此做親反做冤家了。」

話分兩頭。且說紫燕回到房中一一說知小姐。飛龍聽了，氣得滿面通紅，呆呆不語。想一會，恨聲不絕，又不敢說罵高聲，猶恐眾丫鬢知透機關。只得吩咐四個丫鬢出房去打睡。狄爺拋卻三天才進房，飛龍是夜愁煩不樂，直到天明。又過了三朝，狄太后只道他夫婦和諧，如魚得水，這老人好不心歡。豈知乃是宿世冤家，今生相會。此日又至第八夜，狄爺仍不入房。飛龍等得不耐煩，暗想：「莫非有人洩漏機關不成？」只得又差紫燕往書房連連請數次，狄爺仍是推卻不來。紫燕一路回復小姐。公主一想，不若將此情由稟知太太。即命丫鬢至後堂一一稟知老太太。太太聞知，也呆了一會，滿心不悅，暗說：「老身只道他夫婦正在新婚燕爾，恩愛相投。豈知尚未盡一分夫妻之禮。」連忙吩咐兩個丫鬢兩頭去請王爺、夫人到來停一會。夫妻二人已到，見太太禮畢，夫妻不免見過禮。老太君說道：「我兒，初婚數日，尚不進房，有何緣故？」狄爺說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只為前日征西勞頓已久，身體欠安，故不進新房，耽擱了賢妻，孩兒之過了。」太太說：「兒啊，這也難怪於你。既然身體欠安，原該息養。既是夜間不進房，也該日裡進來與媳婦說明緣故，講論些閒話，省得妻房怪恨於你。他怪著丈夫，還要怪老身了。縱然媳婦賢慧無言，到底你久不會他，還防也起怨恨不和了。我兒若不聽為娘的吩咐，只算得逆子了。」狄爺聽了說：「母親啊，不是孩兒疏間夫妻之情。平常性情母親你也曉得，孩兒是個不戀妻奴之輩，所以前日猶恐耽誤了楊小姐，孩兒苦苦辭婚。只是君主不准，況且母命難違，只得勉強成了婚姻，倒覺添了許多煩悶。」太太聞言說：「孩兒你哄為娘的。你既不戀妻奴，那單單兩個孩兒那裡來的？」狄爺說：「母親啊，也是孩兒無可奈何的。是以成親一月，就要逃走了。」說罷，又向妻叫聲：「楊小姐，你與本藩成為夫婦，只好有若無罷。久聞你是賢德之人，料想你決不是貪歡淺薄之行，怪恨著丈夫的。」說罷，就要跑往外廂去。太太見他要走，又叫聲：「孩兒，你且轉來。為娘在此勸你，竟一言也不聽，公然走了麼？」狄爺說：「母親，孩兒心裡煩悶，要去睡一覺。」太太說：「媳婦房中睡不得麼？」狄爺說：「兒要往書房打睡的。」太太怒道：「我偏要你往媳婦房中去睡。」此時太太一手扯住孩兒，一手挽著嬌娘，狄爺無奈，順著母親隨他拽挽進去。一眾丫鬢暗暗笑個不住，說：「太太為人，卻也知情識趣。好比藥中甘草，能調和百藥一般。」此時，只有這位假小姐羞慚得滿臉通紅，只有隨著太太而走。心中煩悶，想到太太如此光景又覺好笑，想道：「若果然是你媳婦，也不虧你如此調停。今日卻正是冤家遇見對頭人。」三人扯扯拽拽，不覺到了官房內。太太雙手挽住兒、媳，早有兩個丫鬢點著明燈。太太微微含笑道：「我兒、賢媳、你二人且與老身共坐下，我有句話講。」此時夫妻二人見過禮，齊聲說：「母親，請坐！」飛龍只得叫：「婆婆啊，媳婦不是貪歡愛樂無恥之輩，就是丈夫胸中不快，心下尚煩，不盡夫婦之禮，媳婦何曾有半點怨恨之心？雖然如此，但想既成夫婦，若然身體不適，數日以來也該進房說明。你媳婦焉有再疑？如今成親八日，夫婦尚未見見，其中必有個緣故。只須千歲說個明白，奴家省得心疑了。」太太聽了，點頭說道：「媳婦啊，你真乃大賢大德之人。孩兒到底你有何緣故，數日不進房相見，盡其夫婦之禮？且說明罷！」狄爺煩悶，說道：「只是因身體連日勞頓、繁忙，加以數大口飲食不下。且再遲了幾天，孩兒自然進房的。」太太聞言，連忙喚叫道：「媳婦，想他的話，諒非虛言。勸賢媳不必心懊，休疑別的。兒啊，今夜且聽娘之言，須在房內坐坐，可以敘敘言，談談論。次夜再要書房安睡也由於你就是。日間可進房內，使你妻安心不怨恨——到底你疏間於他未必心說的。兒啊，今夜須順母命，在房中安睡。」說完抽身，兒、媳齊送出房。丫鬢二人扶行，一同持燈照路去了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四虎英雄，單有石郡馬不在，到趙千歲府內安歇，不在王爺府。此時有劉慶、張忠、李義、孟定國、焦廷貴五人在著府中西窗內飲酒，天天醉鬧不休。這一天說起狄大哥不肯進房成親，想必鳳姁生得醜陋不堪了，焦廷貴又說呆話道：「縱然生得醜陋不堪，這件東西總是一樣的。想來不是嫌他貌醜，必然另有緣故。」劉慶道：「有什麼緣故，狄大哥是個不貪色的英雄，所以如此。」焦廷貴說道：「他有老婆還不肯去睡；叫我們打算一個來，也沒有得，天道不公，豈不可恨！」張忠道：「你說什麼話來？我們多是烈烈轟轟，以豪傑為稱。只曉上陣交鋒，與國家出力，誰將女色掛懷！」李義叫聲：「三哥，此事我們何必多管於他，且吃酒罷了。但你的酒量比我更勝，昨夜也吃醉了，一夜如泥，直至日上三竿，方才醒來。」張忠說：「四弟啊，昨夜俺們吃酒過多了。」劉慶說：「你們吃些酒子，也稱醉了，看來多是不中用的！」焦廷貴說：「只有我的酒量厲害，從早晨吃至三鼓也是不醉的。」張忠笑道：「既然你的酒量高，吃不醉，為何被人拋在水裡面，凍到天明？你誇什麼海口。」焦廷貴說：「此時吃了酒，人已睡熟，所以如此。」孟定國道：「如今國內平寧，君安臣樂，豈不稱快，須要眾人吃個盡醉方休。」眾人多說：「有理，請吃酒罷！」按下眾英雄吃酒慢表。

卻說狄王爺順從母命，只得在新房中安歇。是夜飛龍只一心要結果這狄青，又想他是員虎將，勇猛異常，須防弄他不倒，必須將他灌得大醉，然後下手，方為妥當。此時急忙吩咐往廚房備辦酒筵一桌。若講別的人家辦酒，總要耽擱工夫，如今王府中非比民間之家，況且喜事未完，酒筵未畢，海味珍饈多已齊備，即使五桌□桌也能配合得來，何況一席酒筵？當下狄王爺叫聲：「夫人，非是本藩薄情，不與你相親。果然前者勞頓太過，身體欠安。今日休費盛心，縱有香醇美酒，我也不敢多用的。」飛龍說聲：「千歲，你前日征西過於勞頓，怪不得身體欠安。但是成親之後，不能奉敬兩盞三杯，今宵幸得千歲進來相近，待賤妾奉敬上數杯，表妾一些恭敬之意。」狄爺說：「多謝夫人盛情。」無奈只得就席。飛龍親手斟上了滿滿一盞，立起身來，雙手獻過來。狄爺也起位接杯在手，叫聲：「夫人啊，本藩沒有盛情於你，怎敢叨受夫人這等厚情。」飛龍說：「千歲啊，你說那裡話來？既承千歲不棄為夫婦，休說客套之言。無非賤妾借花獻佛，以表寸心，請千歲上坐。」狄爺說：「夫人請坐。」即乾飲一杯，一連飲過三杯，狄爺也回敬三杯，然後夫妻談說些閒話，不知此夜狄青被害如何。

正是：

仇人今夜同相會，孽債斯時已盡消。  
忠良理直何為懼，佞黨心歪虛著驚。